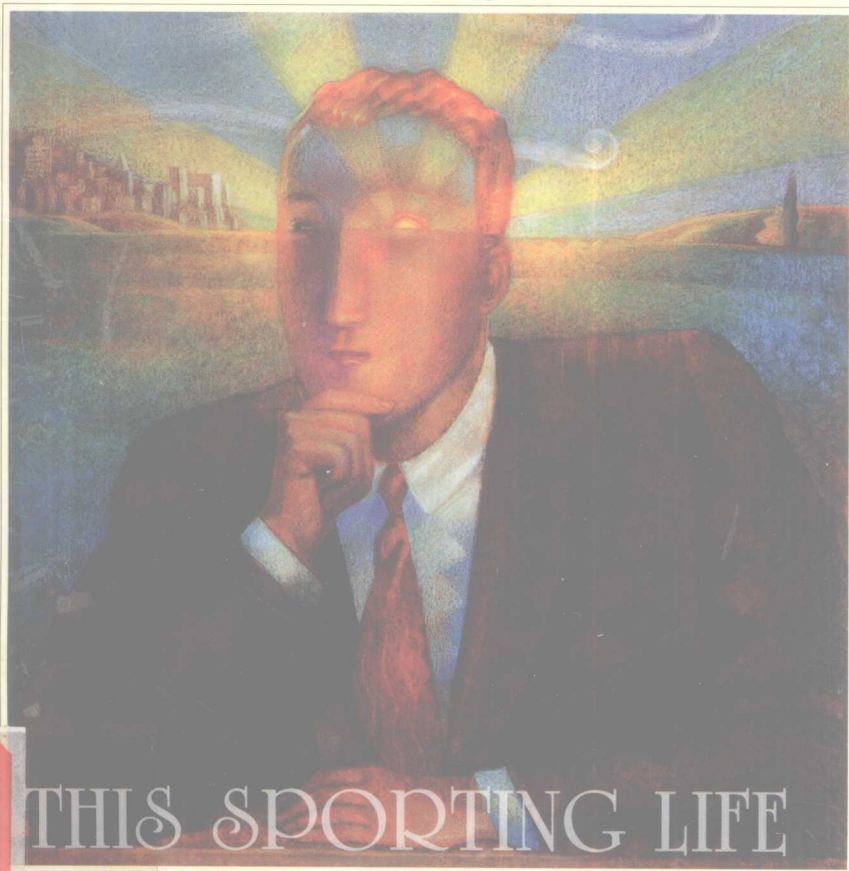


David Storey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如此运动生涯

[英国]戴维·斯托里 著
赖干坚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DAVID STOREY

如此运动生涯

[英国] 戴维·斯托里 著
赖干坚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此运动生涯 / (英) 斯托里(Storey, D.) 著; 赖手坚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7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is Sporting Life
ISBN 7-80567-948-7

I 如… II ①斯… ②赖…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123 号

Copyright © 1962 by David Store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MPANY
through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8-34 号

书 名	如此运动生涯
作 者	[英国]戴维·斯托里
译 者	赖手坚
责任编辑	史振宇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6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高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4
字 数	218 千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48-7/I·585
定 价	(软精装)14.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戴维·斯托里(David Storey, 1933—)是在 60 年代涌现出来的英国作家。长篇小说《如此运动生涯》(This Sporting Life, 1960)便是他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出版后,曾获麦克米兰奖,并被改编为电影。

戴维·斯托里是国内读者较陌生的一个作家。为了更好地把握他的创作特点,有必要先谈一谈二战后英国的社会氛围和文学状况。

英国虽是战胜国,但是战争创伤严重。二战期间,英国各大城市在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下,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国内的资源和储备也消耗殆尽。战时实行的食物、燃料、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在战后一段时期内仍未取消,国民生活非常艰苦。在人们的印象中,英国倒更像是个战败国。

战争期间和战后,英国统治者为了调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1944 年通过了为低收入阶层带来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巴特勒(Butler)教育法案,1945 年上台执政的工党新政府对高收入者实施课以重税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虽暂时缓和了国内矛盾,但助长了平均主义的社会风气。而战时设立的官僚机构却都保存下来,未被触动。这些因素导致战后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而且英国原来的殖民地在战后一个又一个相继独立,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已土崩瓦解,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和作用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使知识界在战后弥漫悲观的气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民希望社会制度得到改革。1945年登台执政的工党没有实现人民的这一愿望,而是推行“福利国家”政策。1951年保守党再度执政,仍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人民的生活虽有一定的改善,但期盼多年的政治改革终成泡影。因此引起国民,特别是下层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不满。这种情绪首先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有些小说和剧本揭露英国社会的阶级壁垒,愤怒地抨击统治集团和教会,对“福利政策”推行后的单调生活表示不满,对上层社会的虚伪和势利表示厌恶。这些作家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作品中流露出较鲜明的阶级意识。这些作家并没有形成一个团体,甚至彼此不相识,但是他们的观点和感情是一致的。

最先表现出“愤怒”与不满的是约翰·韦恩的小说《每况愈下》(1954)和金斯利·艾米斯的小说《幸运的吉姆》(1954)。1956年青年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上演。因剧中主角对社会作了全面的抨击,这个剧本成为这个运动的代表作,奥斯本被称作“愤怒的青年”,这个称号也被用来指这一新兴的文学运动。

战后英国的社会氛围不能容忍现代派的唯美主义艺术,而更欢迎用直截了当的写实手法和叙事风格来表现人生的经验和现实的感受。即使是“愤怒的青年”也无意于形式的实验,缺乏标新立异、一鸣惊人的欲望,他们把目光投向传统的写作手法和社会生活场景,在平常中寻求新奇。英国文坛这种略显沉闷的局面,要到60年代才开始打破。

戴维·斯托里是在“愤怒的青年”这一文学运动之后登上文坛的。他于1933年7月13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西部的威克菲尔一个矿工家庭。中学毕业后,斯托里就读于伦敦斯雷德艺术

学院,靠自己在利兹橄榄球队作职业运动员的收入来交学费。大学毕业后,他从事过各种职业,既当过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中学教师,也当过展览场地搭帐篷的工人。

斯托里才华横溢,创作甚丰。小说方面,继《如此运动生涯》之后,出版了《逃往坎顿》(1960)、《拉德克里夫》(1963)、《帕斯摩》(1972)、《萨维尔》(1976)和《浪子》(1982)等作品。他的戏剧创作有:《阿诺德·密得顿的复原》(1967)、《庆贺》(1969)、《承包商》(1971)、《克伦威尔》(1973)、《形态》(1973)、《生活等级》、《夜》(1976)和《母亲节》(1976)等。

作为一个来自下层社会的作家,戴维·斯托里自然在思想感情上容易和当时的文学运动“愤怒的青年”产生共鸣,因而他的创作也表现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且具有较明显的阶级意识。但是从整体看来,斯托里的创作主要接受了D. H. 劳伦斯的影响。他把阶级差别引起的紧张关系与人们在肉体上、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求的不协调联系起来,透过生活的表象深入探测人们内心世界的矛盾。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以英国北方为背景,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细节描写栩栩如生,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个性化,因此西方一些评论家把他称作“地方现实主义”作家。斯托里的小说既继承了传统的手法,又有新的特点:他善于表现人物强烈的情绪、潜意识和变态心理。他不仅擅长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性格,而且喜欢运用意识流手法等现代小说技巧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绪,甚至采用象征手法表现某种人生哲理。因此,斯托里的创作发展到后来,已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的了,正如英国评论家伯纳德·伯冈济所说,“到了斯托里发表第三部小说《拉德克里夫》时,他显然成了一位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对象征主义的关心胜过单纯的现实主义,尽管他继续从北方生活中汲取素材。在这部小说里,怪僻的、耽于幻想的拉德克

里夫与粗犷的工人阶级青年托尔森之间的社会差别,引起了关于精神与肉体之间紧张关系的深邃的哲学思索。”^①

《如此运动生涯》是斯托里早期富于“地方现实主义”风格的一部小说。它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橄榄球运动员的生活。它的题材可以说是欧美小说中独一无二的。小说主人公亚瑟·玛钦本是工人,爱好橄榄球运动。他在约翰逊老头帮助下,通过了选拔赛,被橄榄球联赛俱乐部吸收为橄榄球职业运动员。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橄榄球运动的全过程:比赛前的准备工作和紧张气氛、充满英雄气概和血腥味的比赛过程、比赛结束后在浴池里沐浴的轻松、闲适情景,等等。但是小说毕竟不同于通讯或报告文学,它选取特殊的题材和独特的视角,目的仍在于表现现实人生。因此,作者始终没忘记通过橄榄球运动写人——小说塑造了亚瑟·玛钦和其他众多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并且通过主人公亚瑟·玛钦的活动,展现了英国北方工业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作者透过生活的表象侧重探测主人公亚瑟的内在心理和情绪。当亚瑟还是一名业余运动员时,他巴望成为一名职业选手。橄榄球运动很适合他的个性——他从事激烈的竞赛时,经常觉得内在的活力得到张扬,他为自己强有力而灵巧的动作感到骄傲。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力的美。橄榄球运动的强劲和雄健又把他暴烈、粗犷的个性推向极端——他常常很击对方球员,以此来发泄心头的不快或怨愤。他对别人的痛苦毫不怜惜,而当他自己挨了对方球员或本队球友的猛击,疼痛难忍时,他也不叫苦。橄榄球运动员的无畏精神大概只有西

① 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第411—4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班牙的斗牛士可以媲美。亚瑟酷爱橄榄球运动，也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有关。他觉得，橄榄球竞赛最能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因此，当他被俱乐部录用时，神采飞扬。起初他没意识到，当他和俱乐部签订合约时，他已把自己的球艺当作商品卖给了俱乐部老板。所以，当他和他们讨价还价时，代表俱乐部一方的乔治·威德一语道破了天机：亚瑟不能要价太高，他们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经过一段时期，亚瑟终于明白了：他不过是替俱乐部牟利的工具，是供人取乐的猿猴！领悟到这点之后，他的英雄气概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为橄榄球运动献身的热情也一落千丈。

亚瑟和女房东汉蒙德太太剪不断理还乱的恋情，是他运动生涯的重要插曲。亚瑟对这个比他年长十余岁、身体单薄、其貌不扬的寡妇由怜惜到热恋，以致到了难解难分的地步。亚瑟对汉蒙德太太炽热的恋情既体现了他的变态的性心理，又隐含着一种慈善主义。他想通过物质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鼓舞来博取这个怪僻女人的欢心。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汉蒙德太太委身于他，不过出于感恩的思想和无奈。她不仅没体验到性爱的欢乐，反而被一种负疚感和犯罪感压得抬不起头来。她和亚瑟发生性关系纯粹像是履行义务。她从没对他表示爱情。汉蒙德太太不相信亚瑟真正爱她，而她在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经历了无限苦难、死于工伤事故的前夫的爱。她又是个洁身自好、安分守己、安贫乐道的女人。她厌恶亚瑟高傲自大、目中无人的脾性。亚瑟占有她后，她觉得自己的道德防线被冲垮了。虽然亚瑟改善了她的物质生活，但毁了她的精神家园。因此当亚瑟口口声声说要使她过上幸福生活时，她越发觉得痛苦，深深感到她和亚瑟在精神上相距甚远。可以说，他们之间谁也不理解对方，彼此都觉得十分委屈。因此他们之间常常争吵，甚至汉蒙德太太被逼

得时而歇斯底里大发作，时而声泪俱下地恳求亚瑟搬出去，不要干预她们母子的生活。每当此时，亚瑟既气愤，又痛苦。亚瑟终于不能不离开她。但是他眷恋着她。当他被告知汉蒙德太太身患不治之症时，他是那样痛苦，像一个真正的丈夫那样，全身心地守护着她，直至她离开人间。亚瑟对汉蒙德太太爱得那样真诚、那样执著、那样热烈！这不能不使人感动，同时发人深省：世间最可贵的莫过于无私的真挚的爱。

赖干坚

1998年8月19日

上 卷

我脑袋挨着米勒的屁股，等待球从他胯下传过来。

他却慢条斯理。我正要走开时，球倒投到我手中了。我还来不及把球扔出去，他的肩膀便撞在我的下巴上；牙齿猛力的磕碰使我两眼发黑，晕了过去。

我醒过来后，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从教练戴身旁伸过来的米勒那个露出歉疚神情的脸孔。这时，戴弓着身子，用海绵朝我脸上洒水。

“休息一会吧，你的嘴巴撞破了。”他说。

他两手支着我的胳肢窝，扶我站起来。我对米勒发了一通火。在这比赛间歇的当口队员们漠然地瞧着。戴陪我离开时，把一瓶阿摩尼亚凑到我鼻子跟前。

我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戴向比赛场内大声作了一通指示，然后用手指压住我嘴巴四周，翻开我的嘴唇。

“哎呀，老兄，”他说，“你的门牙碰断了！”

“好呀，”我带着啞声说，“真他妈的该死。”

他注视着我受伤的嘴巴，目光中露出犹豫困惑的神色。

“别责怪米勒，”他说，“痛吧？看来你得镶一副假牙呢。”

后备队员们围在他身旁，从他身后投来注视的目光。

“我看起来怎么样？”

戴的目光和我的对视了一会；他在揣摩我的焦急心情。

“像个老头。再过一星期，你就不用怕见姑娘们了。”

“我的嘴唇发麻，”当他把我的翻起的嘴唇放下时，我对他说，“待会儿我就回去参加比赛。”

实在没有必要回去。我们已赢了疲惫不堪的对方十二分，而剩下的时间已不到十分钟了。观众对结局已心中有数，他们留在那里，只不过想看我刚才那样的热闹事故罢了。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继续参加比赛，表示我是毫不马虎的。这时天色渐暗，雾霭从峡谷升起，和低垂的云絮汇合。一阵带有讥讽意味的欢呼声掠过运动场，余音像是呻吟穿越看台。我朝昏暗的球场跑去，一边向裁判挥手示意。

我还来得及再拼一拼。安非他明^①的药性已消失。我在比赛场中央飞跑，两手夹着球往左右摇晃，使人觉得我是个连小孩都不如的傻瓜。我遇到阻挡，将球开出，在终场的哨音响起之前，避免麻烦。我们三三两两匆匆散去。人群像一张黑色的帷幕落在中央散开，慢慢地向运动场各端的主要出口处挤去。公共汽车在外面街上排成一溜等候，汽车亮晃晃的顶层在堤岸上很显眼。这本是我一星期中最惬意的时候：每逢星期六这时刻，比赛结束后，灯光在尘雾中闪烁；休息日的空气清新宜人，胜利者的悠闲日子也在向我招手。但这时我却注视着米勒使人讨厌的背影，心里冒出种种复仇的念头。我们进入地道时，他低着头，毫无表情地从一群神情焦急的官员中穿过，谁也不瞧一眼。他平常总是这样自命不凡，装出一副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样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脸上总是露出冒傻气的平静。

当大伙乱哄哄地挤坐在浴池里时，他还是那副模样。热水

① 安非他明，一种兴奋剂，能刺激神经，克服精神上的抑郁和疲乏。

使破裂的皮肤猛地起疙瘩，一层稀薄的血和污泥使水面变成了灰暗色。水面那层灰暗的血污被搅动后，又环绕着人们疲惫不堪的身子。一个个露出水面的脑袋活像是从水塘里钻出来的动物。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在我们后面，预备队员们在驼背的球场管理员协助下，正把运动衫和短裤分开来。他们怕被汗渍和污泥弄脏了手，只用指尖捏着衣服。他们磨磨蹭蹭，似乎是被迫干这苦差事；他们穿着雨衣的模样，叫人看了恶心。头顶上，看台的金属托梁依旧回响着散开的人群的脚步声。屋里昏暗的灯光在风中摇曳着；空气中弥漫着汗臭、污垢、涂敷的药膏、油脂以及皮革的气味。迷濛的水蒸气使人看不清墙壁。

乔治·威德在雾气中伫立着。当我爬出浴池，蹒跚地向按摩桌走去时，险些把他撞倒了。直到我踩着他身旁那条狗的脚步爪，并听见狗的呜咽声时，我才认出他来。这时，戴正替我涂抹油膏，为我捶打大腿，威德走过来，站在我身旁。

“亚特，你觉得怎样？”他靠着手杖，朝我俯下身子，特别仔细地注视我的嘴巴。

我朝他那衰老而疲惫的面孔咧嘴笑了笑。他觉得蛮有趣，出声笑了起来：“你可不能像平时那样撅嘴巴啦。”他说，“至少三天内是不行的。”他已看出我被逗乐了。“星期一我替你找个牙科医生……不，不行，是吧？星期一是拳击日。我会盘算一下能做什么。”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好像要把我没了门牙的印象刻在他心田里似的。我相信，他心里一定很高兴，因为他把我当作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今晚你去维伏尔家吧？我想，他说过你要去的。”

我考虑过这事。圣诞节前夕的庆祝会，是第一次见斯洛摩的好机会。不过，我还拿不定主意。“我为牙齿发愁呢，”我说，

“今晚你能设法给我补好么？要不然，要过一星期我才找得到牙科医生。”

威德咬着嘴唇，眯起眼睛，装着在仔细考虑的样子。“球迷俱乐部不是有个牙科医生么？”我怂恿他。

他摇摇头：“亚瑟，我不晓得，一点也不晓得。我可以了解一下。”他瞧了瞧我，像是在估量是否值得操这份心。

“先生，你能眼下就找吗？”

他牵着那只狗，转身踩着一大堆脏衣服，步履艰难地向门口走去。那只狗在抬起一条后腿跨过这堆脏衣服时，摇晃了一下。

“我会去查看一下，老弟，我会去查看一下。让我去办好了。”他在黄澄澄的雾气包围中大声说。

“我今晚就要哪。”我大声叫道。他开门出去时，一股冷风灌了进来。

我离开板凳，坐在自己的衣服下面。浴池里传来几声尖叫：什么人在水中的败行招来人们的责难。有一两个人跳出浴池，一边搔扒着身子，一边朝池里看。“下流坯，哼！”戴并不笑，他和大伙一起查看时，嘀咕了一声。我心里暗想，要是能躲过这奇怪的一天就好了。

坐在我旁边的弗兰克把长凳弄得叽叽嘎嘎响，他的肥大的身躯无意中压着我的胳膊。他理解地瞧着我，那迟钝的矿工的心灵已领悟我的情绪。他以难得的专注的神情摩挲着肩膀——这是他表达他的同情心的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我对他笑了笑，我经常这样对他微笑——他具有职业运动员经历了毕生艰苦的磨炼才获得的那种谦逊品格。在弗兰克身上，我最喜欢的也正是他的这种品格。我对他当队长没意见，也不嫌弃他年纪大。他很快就要结束运动员的生涯了。

“亚特，今晚你打算去维伏尔家吗？”他拍打着粗壮的大腿，

弄得腿上的肌肉颤动起来。“我刚听莫里斯说他要举行宴会。”他朝着因过早发育而矮胖变形的莫里斯摇了摇头；莫里斯也对我们咧嘴笑了笑，同时指了指浴池中吵吵闹闹的人们。

“我打算去。你看我这副模样行么？”我说。

弗兰克站起来擦干身体，他的下垂的大肚皮像个口袋似地晃动着。“亚特，莫里斯刚才的行为简直像猪猡！”他注视着笑弯了腰的莫里斯，庄重地说。“我跟你说过么，这星期我要干夜班，我得填饱孩子们的肚皮哪。”他从眼梢膘了我一眼，亲切地问道：“你的汉蒙德太太怎样？”

把我和汉蒙德太太扯在一起，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过，弗兰克说起这事，有时带着责备的口气。我在板凳下摸索，拉出一辆搬运滑车来，上面搁着一大包东西。“我给她的孩子买了几样东西：一对娃娃玩具是给小姑娘的，一辆玩具火车给小淘气精。”

“他们年纪多大了？”

“琳达大约五岁，小的刚过二岁。不过那婊子不喜欢他。她不高兴我过问。”我从纸袋里拉出一个黑人玩具，为了向他炫耀，让它的眼睛闪亮起来。他笑了。

“他们说，今晚斯洛摩也要去。”我对他说。

他懒洋洋地把目光转向我：“我不会勉强自己去接近他。”

我哈哈大笑。他瞧着我的牙齿，上身向前绷直，一边穿上短袜，“无论如何，我看你不光是为斯洛摩才上那儿去。眼下，你跟什么样的娘儿们来往？”

弗兰克是这样一种人；他对你的话总是充耳不闻，却不时提出些问题来让你不得清静。你若搭腔的话，却又是些处理过的老问题。他穿好短袜，站起身，若有所思地拍拍肚皮，把脸向着房间那一头的炭火。他把毛巾扔给我：

“亚特，我们来互相擦背。”他的心思在按摩上，刚才的话头

给打断了。“我要是你，打光棍算了。”当我把毛巾搭在他肩上课时，他重开话题，并且开始给我擦背。“干啦。我说的这些你都听见了吗？”我兴致索然地点点头，这时我上颚的伤口正痛得难受。“我要找个医生给你看嘴巴。这事比什么都重要。”

门一打开，冷气袭人。威德跟在他的狗后面踱了进来。“亚瑟，你快准备好了吗？”他透过雾濛濛的水蒸气叫道。

“你找到人了？”

“威德，把门关上，这才够朋友。”从浴池里传来一声叫喊。

“一个学校的牙科医生之类的人。维伏尔先生在安排这事。我们快点吧。”

“好一个过圣诞节的方式！”弗兰克说，“你们要我去吗？”

威德模棱两可地说：“好吧，弗兰克。维伏尔先生说，他会用他的车子把亚瑟接去。”

“真是好福气！”弗兰克下结论说。他被水蒸气呛得直咳，通红的身子靠在按摩桌上，看我穿衣服。

我抓起搬运滑车，出门时叫了声：“圣诞节愉快！”便跟着威德走进看台下冷湿的地道。“如果像戴所说的，你必须镶一副假牙的话，”他说道，“当然，由俱乐部付钱，我会把这事告诉维伏尔。你觉得怎样？我是说你的牙齿。”

我登上木头台阶，走进茶室和酒吧间时，对他咕噜了一声。不出我所料，约翰逊老头已守在屋里。我进门时，他抓住我的胳膊，问道：“亚瑟，你怎么样？身体好吗？”他忧心忡忡地眯着两眼；在他看来，我一切都完了。为了不使他伤心，我转过脸去。“我相信，维伏尔已安排了一个牙科医生。”他说道。

“别缠住他，约翰逊，”威德对他说，“我们忙着呢。”

不过我们恰恰不忙。一看维伏尔穿克伦贝外套的背影，我便猜到，在这时候绕道去找牙科医生，是一件叫人讨厌的事。威